

【学界往事】

□傅国涌

1949年胡风在北平,他的妻子梅志在上海,两地之间书信往还不断。胡风这一年写的家书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他在时代转换之际的内心轨迹,他给梅志的信除了谈家事、谈文学、谈他们自己开的出版社的事,对自己当时所思、所想,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对未来的憧憬和忧虑都有很多的透露。

新时代来临,这位追求了大半生的左翼文坛猛将无疑兴奋的、激动的。他多次在信中情不自禁地感叹“时代太伟大了”,在4月19日的信中他甚至这样深情地表达:“亲爱的,生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幸福的。但我们要决心劳苦地献出我们的一生,做些有益的事。现在我就是更沉着地做着精神上的准备……但无论如何,我们和孩子们总会无愧于这个时代的。”6月13日的信中说:“这是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谁最真诚谁最幸福,至于具体的个别事情,我要退后一步,让得意者们得意去。”作为诗人,他因此而写下了歌唱翻天覆地的长篇组诗《时间开始了》,向这个时代献出他的“一瓣心香”,“献出别人不能献出的东西”,他几次说自己“好幸福又好难受”,认为这是自己生平第一部最激情的作品,差不多是用整个生命烧着写的,“那里面包含着多么激情、多么神圣的东西啊”。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他也没有完全被“雄大的热情”所淹没,他在11月16日的信中不无酸楚地说:“我们多么可怜,献出心去还要看人家要不要!然而我们是幸福的,我们有东西可以献出去,值得献出去。”

作为一个有丰富阅历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活动家,他又是冷静的、谨慎的,家书中“注意”一词使用频率很高。4月19日,他在北平给夫人写信说:“无论现在或局势改变后,对一般人说话要谨慎。对熟朋友或老朋友,只就我们的地位说家常话,不要牵涉上大问题的空话。”6月9日的信中向夫人交代:“注意:不要管闲事,不要为任

胡风家书中的1949年心路

他给梅志的信除了谈家事、谈文学、谈他们自己开的出版社的事,对自己当时所思、所想,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对未来的憧憬和忧虑都有很多的透露。



▲胡风与妻子梅志

何人说话。任何人想找革命路子你都要推开不管。弄得不好,太不值得了。不得已,就推到我头上,等我回来再说。”6月20日他又一次细致地叮嘱:“谈到具体事情,说话要慎重。我们有了一点所谓地位,每句话都会有影响的。愈对不相干的人说话愈要小心……对无论什么人,说到出版社,就说以后没有精力时间,早已预定解放后就办理结束。”7月12日,他对夫人说:“对于期待了半生的这新社会,我们愉快,从这产生的任何话可以对任何人说。但为了更好,当然会有一些小的见解,但这只能对极可信任的老朋友说,否则,会引起误会的。这就是集体生活,我要你注意的就是这一点。”他还自称“太平犬”,10月28日的信中说:“太平犬,从前的人想望而不可得,今天我们是得到了的,不过,是犬,总不会有太平日子,过时,是难免有人提几根棍子。”

这一年,胡风一直盼着能

早日回到上海,5月10日他在信中说,等文艺代表大会完了,是否让他走还不知道,“但我一定要回来的”。对于这个会,6月9日的信中他有一番话:“我多么希望回来看你们……然而,非得等着开这一个会不可,有些像非还不可的一笔债一样。在政治任务上,这个会是必要的,但看一看情形,从蒋管区来的一些奇怪角色,成绩是不会有的。当然,政治号召总可以做到,现在是谁都愿意插进革命关系里面来的。至于我,十几年来所结的仇都要碰面了,真是难得的机会。但你放心,我愉快得很,不会被他们影响心情的。”他不想留在北京,这在10月28日的信中有透露:“留我,是要我在文化部下面挂个名,住在这里。这等于把我摆在沙滩上,替茅部长象征一统,扬汤而已。”11月8日,又说周扬好像也想让他他在文联或文协担个名义,“我并不是不愿使他满

足,无奈这样一来,等于使我躺在沙滩上,麻痹了我又对大局无益。”因此,他想找周恩来彻底谈一谈。他在信中私下称周为“父周”,因周太忙,等周的约见,一等就等了很久,等到后面他都不耐烦了。

胡风是自负的,《时间开始了》前面部分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他在11月26日的家书中说:“这当权文坛多冷酷,没有一个人打电话写信来,但我晓得是震倒了他们的。”三天后,他说自己的第三章将有一场猛烈的燃烧,他要以此“打动这个时代的麻木和阴冷”。当发表遇到困难时,他在12月6日的信中说:“但我无论如何要烧起来,写完它,送给这个时代的青年们。据现在知道的,凡看到《欢乐颂》的人都感到它的热力,青年们则简直烧在幸福感里面了。”

这一年,胡风的复杂心态在6月13日那封信中毕露无遗:“我到处有真诚的朋友,何况在这新天地里面。但当然,也到处有敌人。应该如此,不如此就等于说我没有战斗过。我是无私的人,从来无所争,现在更无所争,但为人民,为革命,我不会向任何敌对思想屈服。”

他的悲剧命运很早就露出了端倪,他也并不是毫无察觉,只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已。1938年2月3日的家书曾谈到潘汉年他们对他主编的《七月》杂志不满,要他最好离开,他认为没有比这更不讲道理的事情,当然,《七月》还是坚持下来了,并且成为抗战时期一个有深刻影响的文艺期刊。随着时代的剧变,胡风家书中很难再找见这样的文字:“前几天暖的时候,院子里的一棵樱花开了,现在只好凄凉地站着,受着八面袭来的雪花的亲吻。昨天还起大风,冷得很,今天风没有了,雪花无声地飘下来,望久了就好像是从悬崖滚下的瀑布。”(1938年3月8日在武汉写给梅志的信)

(本文作者为近代史研究者,著有《追寻失去的传统》等书)

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蒨斋语】

古人评孟郊的诗,或曰“横空盘硬语”,或曰“盘空出险语”。但这首《游子吟》,却既无“硬语”也无“险语”,平白质朴,浅显易懂。

【蒨斋赏诗】

不等算式 母与子

——读孟郊《游子吟》

□于冠深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起首四句,诗人选取人们司空见惯——我这是说的过去,现在则不大能看得见了——的生活细节加以描摹,令人浮想联翩,忆及母亲的慈爱,不免情动于衷。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寸草心”者,儿女孝心之谓。“三春晖”者,母亲慈爱之谓。“谁言”乃是反话,“报得”自然是报不得了。总而言之,这最后两句,比喻恰当,达意贴切,水到渠成,高度凝练,立意深远,千古流传,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可谓功莫大焉。诗人也因此不朽。

母爱对于子女的重要性,是无可取代的。我读这首诗,不由想到名曰《小草》的那支许多人都会唱的歌,认为它也是一首很好的诗:“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春风啊春风你把我吹绿,阳光啊阳光你把我照耀,河流啊山川你哺育了我,大地啊母亲把我紧紧拥抱。”据说它是歌剧《芳草心》的主题歌。不知道该剧的剧情是怎样的,也不管别人怎么理解,反正我是觉得,它也可以看做歌颂母爱的歌:母爱既是大地,也是春风,也是阳光,也是河流,也是山川。母亲之于孩子,是个铺天盖地的存在。

高尔基有言:“爱孩子,那是连母鸡都会做的事。”意思大概是说,光有爱不够,还得有所教。有所教当然是应该的。然则,听话听音,从高尔基话音里可以听出,他对母爱没有看重到应该看重的地步。

爱孩子,的确是连母鸡也会的,可也是鸡的公鸡就不会。在我看来,母爱本身也是一种教,不教之教——身教。如果说母乳是孩子生理发育的最佳食粮的话,母爱便是孩子心性发育的最佳食粮。换言之,正是母爱这世间最无私伟大的爱,仿佛基因一样,于潜移默化中,种在了孩子的心田,成为最柔软最珍贵的部分,所谓良心,所谓善良,所谓仁爱等等,由以逐渐长成。《三字经》有谓:“人之初,性本善。”与其说性“本”善,毋宁说是母爱使之善。爱与善是相通的。

子女的孝心与母爱,是一道非常偏沉的不等式。其不等的差距,诚如孟郊所说的“寸草心”比之于“三春晖”。造成这种偏沉的原因,自然不止一端。其中极令人痛心而无奈的是,“子欲养而亲不待”。

唯其如此,我说,孝亲最是件有迟无早的事情。或曰,不等式注定了不等式了,子女应努力去做的,是缩小不等式两端的差距。

(本文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出版《苔痕上阶》、《草色遥看》等多部著作)

【读史札记】

□张梦阳

历史的淘洗

历史对文学作品的淘洗,真如“大江东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文学自身的规律,历史不可逆转的法则。

滚东去的大江,不断淘洗着千古人物。

而对于文学史来说,历史的浪涛也淘尽了千古文章。就苏东坡本人来讲,他一生著作多矣,然而经过历史的反复淘洗,最后余下的恐怕是最著名、最脍炙人口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试想倘若没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东坡的形象还会那么豪气冲天吗?中国文学史又会出现多么大的缺憾呢?

这首千古绝唱,竟是苏东坡被贬谪到黄州时自胸中漫然涌出的。公元1080年农历正月初一,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发配到长江边上的黄州为农,他反倒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黄州也许是湫隘偏僻的小镇,但是无限的闲暇、美好的风景、诗人敏感的想象、对月夜的倾心、对美酒的迷恋,使诗人的日子美满舒服极了。在庄稼已然种上,无金钱财务烦心的时候,他开始享受每一个日子给他的

快乐。他有一群朋友,像他一样,身上金钱不多,身边空闲不少,可以把时间自由运用,经常和他一起下棋,一下就是大半天。有时又到城里去,喝得小有酒意,在草地上躺下便睡,直到暮色沉沉时好心肠的农人把他叫醒。有时则夜里泛舟江上,在江上一个小舟中喝酒,看到夜晚的天空极美,就一时兴起,唱词一首。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使他完全松弛下来,精神处于安然自在之中。这种精神上的变化递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信手漫然而写的诗词,随笔,既无道德目的,又乏使命作用,讽刺的苛刻、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谈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具有一种醇甜的谈谐美和与茫茫宇宙、滚滚长江、千年历史相接的豪气,形成一种大宇宙意识。

不经意中,信笔出手的东西竟成了最为人喜爱的作品。

林语堂赞道:“苏东坡这位天纵大才,所给予这个世界者少,而所取自这个世界者少,他不管身在何处,总是把稍纵即逝的诗的感受,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而使之长留人间。在这方面,他丰裕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他这时所过的流浪汉式的生活,我们很难看做是一种惩处,或是官方的监禁。他享受这种生活时,他给天下写出了四篇他笔下最精的作品。一首词《赤壁怀古》,调寄《念奴娇》,也以《大江东去》著称;两篇月夜泛舟的《前后赤壁赋》;一篇《承天寺夜游》。”

所以,历史对文学作品的淘洗,真如“大江东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文学自身的规律,历史不可逆转的法则。

我敬畏历史,敬畏历史的淘洗。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